

“ 月氏 ” 读音考

余 璐
(安徽大学 中文系 ,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 月氏 ”, 今有两读。本文通过对诸多史籍中关于 “ 月氏 ” 地理、历史的考察, 并从音理、字形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确定 “ 月氏 ” 应读为 “ 肉支 ”。

关键词: 月氏; 音形; 肉支

中图分类号: H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2463(2006) 03- 0104- 03

The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Pronunciation of “ Rou Zhi ”

YU 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opinions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ancient minority “ rou zhi ”. Th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roofs from various ancient materials have been provided in the article and the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analyzed by the theory of tones and the figur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ronunciation can be determined as “ rou zhi ”.

Key words: “ Yue Shi ”; Tone and figure; “ Rou zhi ”

汉武帝建元三年 (前 138), 汉人张骞出使西域, 其中就有大月氏国, 从此打开了中原地区通向西域各国的大门, 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事件在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两千多年之后, 今人对 “ 月氏 ” 的读音问题, 却产生了疑惑与争议, 而一般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中, 也没有明确标注此二字的读法, 更使人们无所适从。本文就此进行了简要的考证, 认为 “ 月氏 ” 当读作 “ 肉支 ”。

首先, 来看史书中关于 “ 月氏 ” 的记载:

《 史记·大宛列传》:“ 大月氏在大宛西二、三千里, 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 西则安息, 北则康居。行国也, 随离移徙, 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疆, 轻匈奴, 乃冒顿立, 攻月氏, 至匈奴老上单于, 杀月氏王, 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及为匈奴所败, 乃远去, 过大宛, 西击大夏而臣之, 遂都妫水北, 为王庭, 其余小众不能去者, 保南北羌, 号小月氏。”

《 史记正义》:“ 氏音支, 在凉、甘、肃、瓜、沙等州, 本月氏国之地。《 汉书》云居敦煌、祁连间是也。”

《 万震南州志》: 月氏 在天竺北可七千里, 地高燥而远, 国王称 “ 天子 ”, 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 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 便习弓马, 其地所出, 及奇璋珍物, 被服鲜好, 天竺不及也。《 康泰外传》云:“ 外国称天下有三众: 中国为人众, 大秦为宝众, 月氏为马众。”

《 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 治监氏城, 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 口四十万, 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 西在安息四十九日行, 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

《 后汉书·西域传》:“ 初, 月氏为匈奴所灭, 遂迁于大夏, 分其国为休密, 双靡、贵霜、盼顿、都密, 凡五部翕侯, 后百余岁, 贵霜侯丘就却攻击四翕侯, 自立为主, 国号贵霜……汉本号其故号, 言大月氏云。”

又《 后汉书·西羌传》:“ 湟中月氏胡, 其先大月

收稿日期: 2006- 01- 31

作者简介: 余璐 (1982-), 女, 汉族, 安徽合肥人, 安徽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昌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居止，遂与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攻匈奴，取两汉地，开湟中，于是来降，与汉人错居……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全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另外，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关于“月氏”的记载与以上基本相同。

通过以上相关的记载，可知月氏国本居于凉、甘、肃、瓜、沙一带，即《汉书》所指敦煌、祁连间，是游牧民族，习俗与匈奴人相同，擅长习射，出产良马，物产丰富。在匈奴老上单于击败并杀死月氏王以后，大部分月氏人西迁，击败大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大月氏国；而其残部则在敦煌附近建立了小月氏国。于是，有了大、小月氏之分。张骞出使的正是西迁以后的大月氏国。数百年后，大月氏国为贵霜所取代，留居敦煌附近的余部与逐渐与羌、胡、汉人通婚，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史记》、《汉书》等书中已经清楚地描绘出月氏国的地理历史，但这并不是关于“月氏”最早的记载，“月氏”的名字在先秦典籍已有出现：

《逸周书·王会解》：“正北空同、大夏、落车、姑他、旦畧、貌胡、戎瞿、匈奴、楼烦、月氏、嬖犁、其龙、东胡。”晋·孔晁注：“十三者北狄之别名也。”

又“……禺氏駒駼……”。孔晁注：“禺氏西北戎夷，駒駼马属。”

《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坚沙、居繇、月支之国。”晋·郭璞注：“月支多好马、美果，有大尾羊，如驴尾，即羴羊也。小月支、天竺国皆附庸。”

《穆天子传》卷一也有关于“月氏”的记载：“已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二十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禺知即禺氏，其地有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1](P56-57)}另一学者岑仲勉认为：“禺知，即月氏，张掖为月氏故居。”^{[2](P10)}则禺知、焉居之平，是指甘、凉两州的富沃平野。

《管子》中也有关于春秋时族名“禺氏”的记载：“玉起于禺氏”(《管子·国蓄》)，“玉起于禺氏之边山”(《管子·探度》)，又在《轻重甲篇》、《轻重乙篇》中皆以禺氏为产玉之地。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认为：“以禺氏为月氏，说本何秋涛。今考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大月氏西徙大夏故地考》亦已禺氏为月氏，并详言禺氏产玉之由……则战国时月氏，当在中国之北。”^{[3](P59-60)}

以上这些都是先秦著作中关于“月氏”的记载，可见月氏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已活动于流沙之西的草原地区。“月氏”的具体地理位置可以通过方志查找得出，《甘肃通志·建置》中有详细的记载：“甘州府，战国为月支戎地；凉州府，秦为月支国；肃州，古西域地，秦为月支国；安西厅，春秋战国时为西戎地，秦月支戎居之；瓜州卫，古三危地，羌戎所居，春秋时谓之瓜州，秦及汉为月支。匈奴所据；靖逆，周西戎地，秦月氏居之。”^[4]可见，古“月氏”所在地在今甘肃省西北部。

通过记载可以发现，月氏的写法有许多种，除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月氏”外，还有“月支”、“禺氏”、“禺知”等，另外，《史记·匈奴列传》中又称“乌氏”。以上诸多写法可能都是某一读音的音译，因此它们在语音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在《汉书·地理志》中发现一些与以上读音相近的地名：郁郅县(今甘肃庆阳县境)，乌枝县(今甘肃泾川县北)。窃以为可能是“月氏”一名的谐音，而其得名也与月氏的族名有关。



“月氏”读音的问题，今人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读为“肉支”，如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一文中“月支(今读若肉支)”》。^{[5](P283)}这种观点在《说郛》卷八五下释适之的《金壶字考》中关于月氏的读音可得到证明：“月支：月音肉，支如字，亦作氏。”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读为“月支”，如薛宗正《汉晋古音与古西域地名》中读为“月支”^[6]、刘文性《“阼氏”语义语源及语义之思考》中亦读为“月支”。^[7]另外，台湾省《中文大辞典·月部》下收月氏条：“月氏，古西域国名，亦作月氏，同支，土耳其种。本居敦煌、祁连间，有今甘肃省中部西境，及青海省东境地……”以及《汉语大词典·月部》下收月氏条：“月氏(-zh)，亦作‘月支’……”但两处都未注明“月”之读音，可见两辞书对“月氏”读音也是回避的。

两种读法都把“氏”读成“支”，这点在《史记正义》等古籍中已有了说明：“正义氏音支。”又如《汉书·韩安国传》云：“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师古曰：“氏读若支。”汉以前的先秦典籍也有将“月氏”作“月支”的。又唐李白《寄远》诗之十“鲁缁入玉霜，笔题月支书”中，“支”一本作“氏”。而且“氏”读成“支”也并不仅此一例，还有一些重要场合也会发生音变。例如：匈奴单于之妻阼氏读成“焉支”。还有《史记·匈奴列传》中以人名出现的“难氏”，在《汉书·匈奴传》上则直接被写成了“难

支”。不难发现以上三处皆出于西域少数民族有关的人名、族名,应该是译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同一语词或音节,反应相同的读音,所以,“月氏”之“氏”也应该为“支”。这点从汉语语音的角度来分析,也可解释得通:氏字的中古音为禅母、纸韵、上声,《广韵》:“承纸切,音同‘是’。”而支字中古音为章母、支韵、平声,《广韵》:“章移切,音同‘支’。”两字读音主要元音相同,声纽禅母、章母同为齿音,声纽相近,因而氏、支二字读音十分相近,仅是声母的清浊不同,“氏”读成“支”是可能发生的。

“月氏”的读音主要分歧在于,“月”到底应该读作“月”还是“肉”,但这单纯从“月氏”二字入手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可以从历代典籍中关于“月氏”的不同写法来进行分析,如上文所说它们是对一个固定名号读音的翻译,在读音上是有内在关联的。“禺氏”是先秦时代“月氏”的另一主要写法,而“郁郅”是汉时地名,其地属原“月氏”国境内,读音也与月氏相近。下面试将禺、郁、肉、月四字的读音进行比较,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禺古音属疑纽遇韵,《广韵》:“牛具切。兽名母猴属。”上古音属侯部。郁字中古音属影纽屋韵,《广韵》:“于六切。”上古音亦属屋部。肉字中古音属日纽屋韵,《广韵》:“如六切。”上古音同属屋部。月字中古音属疑纽月韵,《广韵》:“鱼厥切”,上古音归月部。可以看出,肉、郁两字主要元音相同,同属屋部,声母日纽和影纽也是相似的,在先秦时代是音近字,可以互转。禺、肉两字声母相近,主要元音相同,韵尾不同,可以发生阴阳对转。而相比之下,月字读音与肉、禺、郁都没有任何联系。从语音发展的规律来看,禺氏(知)与月氏在先秦时代同时存在过,后禺氏逐渐为月氏所替代,到汉时只写作月氏(支),郁郅出现在月氏西迁以后,是其音近字。月氏之前(禺氏)、之后(郁郅)的读音都与“肉”字音相关,而与“月”毫无联系,那么,“月氏”之“月”只可能读为“肉”,而不是“月”了。

以上从音理的角度分析,得出了“月”应读若“肉”的结论。那么,为什么“肉”在字形上会写成与其读音毫无关系的“月”呢?这点需要从字形学上加以说明。在汉字发展史上,由于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变、混同是很普遍的现象。“肉”讹作“月”就与形近

有关,肉、月两字的字形从战国文字开始形体就十分接近,到秦统一的书写文字小篆中也未加区分。在许慎《说文解字》收录的 9353 个小篆中,“肉”字作,“月”作。因此,由于字形相似而导致两字混淆是可能的。这点通过辞书可知,《汉语大字典·月部》“月”条中“月(二)ròu《玉篇》如六切。同‘肉’。《玉篇》:‘月’,同‘肉’。《正字通·肉部》:‘月,肉字偏旁之文,本作肉,《石经》改作月,中二画连左右,与日月之月异。’按:今已无别。《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孤儿行》:‘拔断蒺藜,肠月中怆欲悲。’”可以猜想,在先秦典籍关于“月氏”之记载是篆文“肉氏”而非“月氏”。汉代人误以“肉”为“月”,于是就有了“月氏”的写法,我认为此时人们还是将“月氏”读为“肉支”的,否则,就不会产生与“肉支”读音相近的县名“郁郅”了。但后世由于年代久远,“月氏”民族也渐被其他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而典籍中又不加以详注,才使得人们对其读音产生了困难,开始按其字形读为“月支”。

综上所述,“月氏”应读作“肉支”,读为“月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语音发展规律,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语音变化和字形相似混同,作为历史地理专有名词,应从古读。

参考文献:

- [1]王维国.月氏西徙大夏故地考[A].王维国.观堂别集 V.1[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杨建新.古西行记[M].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V.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清)许容等监修,李迪等编纂.甘肃通志(四库全书本)[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A].张书城.李白家世之谜[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 [6]薛宗正.汉晋古音与古西域地名[J].新疆大学学报,2000,V.28,(1):53.
- [7]刘文性.“阏氏”语义语源及语音之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1998,(1):253.

责任编辑:姜红